

艺术家档案



黄永玉

湖北美术出版社

目 录

2

恍惚的传记 (代序)

吕澎

5

凄然而美丽的 意态风景

水聿

7

莫雄作品

45

莫雄艺术活动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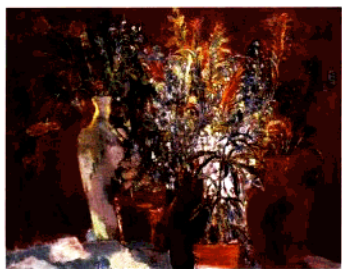


莫雄

恍惚的传记（代序）

吕澎

风去雨来
1996年



人的传记的写作方式是很多的：文学（符号）、声音或者图像。通常叙述人的生活内容时很容易采用文字，这就是小说文学存在的原因。可是，即便文字，也不仅仅与一般事实描述有关，文字本身在表达的时候往往也显得陌生与奇特，这就是那些杰出的“文学先生”笔下的情况——文字导致读者内心的荒芜与悲哀以至我们不得不去有阳光的地方调节心情。可是，不是每个人对一种符号方式有敏感性，甚至有些人对文字并不敏感；他们也许对微妙的声音具有心灵的识别能力，他们对声音的源头以及声音的性质充满亲近感，他们几乎可以通过声音去理解人的传记——通常这样的传记也是丰富而具体的以至具有非常感受性的人可以通过文字来复述声音的传记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自然，图像是传递历史与过去的一种生动的方式。绘画是图像的一种，由于产生绘画结果的心理动机和积累的影响因素过于复杂与微妙，以至作为绘画的图像保留着唤起阅读心灵的焦虑的现实——这就是绘画的魅力与存在的基本理由。绘画是手工的，所以是自然的，进而也就是灵魂的。



细雨下
30 cm × 10 cm
1944年



莫雄的绘画首先是文学的：因为读者可以在画家的作品中读到“花卉”、“瓷瓶”、“锦鸡”、“帘幔”、“仕女”以及“团扇”这样的物理内容。不仅如此，画家对不同的对象的使用与描绘是依据自己的个人经历，甚至像日记那样，将所见所闻以图像的形式记录下来，好像这样的记录的重要性足以阻止画家掉入抽象符号的陷阱。那些物理内容以细腻或者局部的方式被呈现出来，使得读者也不得不去观察它们的模样甚至思考它们的历史。画家告诉我们说：那些内容是他人生经历的组成部分，他离不开它们并迷恋它们。莫雄通过图像的文学描述告诉读者：那些身边的细节和间接的历史经验本身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因为它们就是理解自然与社会的门径——像“衰败”、“凄然”这样的词汇来自自然与社会的现象，而这样的现象俯拾即是，即便是院宅天井中的一朵小花。

莫雄的绘画也是声音的：斑斑点点的色彩的确很容易唤起音符与旋律的感受。一百多年前印象派画家们给后人提供了太多的视觉理解的例子，以后不久康定斯基干脆将绘画的音乐性特征指示出来并说：内心没有音乐的人是心灵黑暗的人。当我们去归类时，我们的确能够看到莫奈、雷诺阿、雷东以及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的音符。这种情况表明画家的心灵无法避免前人图式的感染。生活的经历是不同的，可是对生活的解释却依存于历史的工具。装饰与工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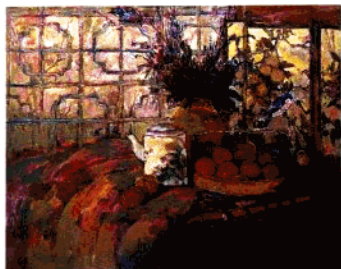


的学习经历其实就是归纳与理解图式的经历，刚好，英雄接触并喜欢且愿意理解的图式正好是那些富于音乐性的图式和构成因素。画家爱这些因素并且希望我们都去爱。可是，当冷色调子的音符或者旋律成为主体时，很容易将听者引入残花败柳的现实悲情。

英雄的绘画显然是图像的：我们是用眼睛在观看画家的作品，我们目睹了画家提供给我们他过去的的生活细节。“追忆”这个词是画家作品的标题，可是那些对“江南”的追忆是一种历史图像的个人化解释的产物，物理的现实非常模糊不清，那些追忆在没有画家经历的观众那里变得难以理解。这时，“风景”、“山水”这样的词汇就可能出现，于是个人化的记录变为一般图像概念。英雄对色彩持有难以割舍的迷恋，所以即便是在表现属于“忧郁”的题材和主体时，他也仍然保持了色彩的斑斓。表现主义绘画有两个主要倾向：像马蒂斯那样的法国欢乐和像蒙克那样的北欧忧郁。英雄是中国人，法国欢乐显然没有，而北欧的忧郁也难以重负，所以在画家的风景作品里，沉重的心情被色彩点子冲淡了，就好像我们读郭熙的《早春图》一样，春天的气氛很难体会，沉重的自然观念也不至于使内心完全死亡——这样的心境与“远离”、“伤感”、“梦幻”、“飘逸”、“恍惚”这样的词汇有关。

英雄的绘画是一种传记，这种传记远离英雄主义的史诗，介乎生活轶事与心灵轨迹之间，也即是一种个人的故事。绘画不像文学，平面的世界容易将感觉分散，尤其是非写实的绘画。这样的特点在很早的时候就被敏感的画家利用，康定斯基发现颠倒的风景写生比正面观看更能唤起美感与想像，以后这样的看法成为传统，导致抽象主义绘画。很可能是英雄的经历的原因，抽象图案与适度的忧郁保持了协调，画家也许不自觉地维护了视觉传统的习惯，仍然关心“美”与“效果”的画面；另一方面，他很清楚革命导致的“抽象”的深渊，所以他始终都处于眷恋与离去的矛盾中。男人在社会的层面是不容易暴露脆弱的心灵的，但是绘画作为心灵的传记却记载了作者的这个特点的。可能是一种最深沉的畏惧，画家不敢接触“凄楚”的黑暗，明亮而闪耀的色点成为一种心灵的藩篱阻止着画家灵魂的下坠。

英雄的绘画是叙事的、感受的、继承性的、综合性的，同时由于具有太多的阅读可能性因而是恍惚的。所以作为一种形象的传记，英雄的绘画也是恍惚的传记。



窗前的静物之一
80cm × 100cm
2000年

窗前的静物之二
80cm × 100cm
2000年

秋风怡情
80cm × 100cm
2000年

秋影
80cm × 100cm
2000年

凄然而美丽的意态风景

水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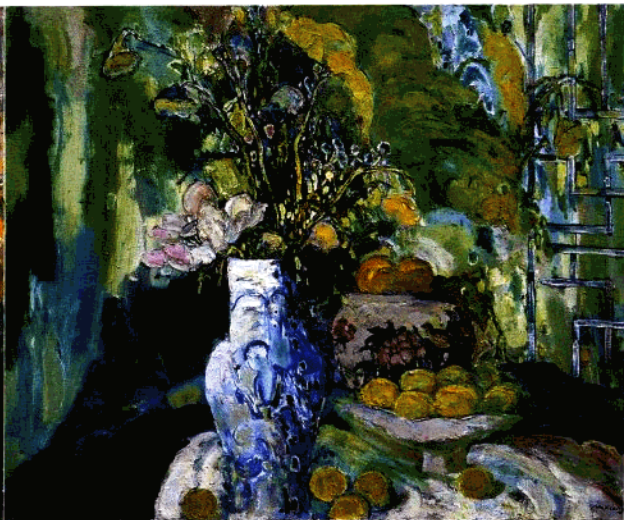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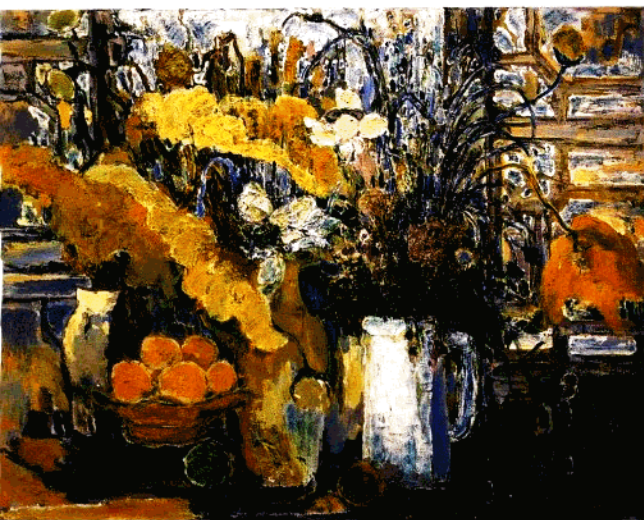
莫雄是一位意态静物画抑或山水风景的高手。他在创作中善于驾驭自己的情绪，笔下的花卉、瓷瓶、锦鸡、帘幔、园林、山水、奇石……都是一些瞬间情绪的媒介或载体，同时也都是现实与梦幻世界的表征。在莫雄的情绪“调色板”上，含苞与怒放，怒放与枯萎，枯萎与死亡，死亡与记忆，记忆与历史，历史与明天、未来似乎都是相互依存、渗透并转换着的，从而演绎出凄然而美丽的一幅幅画面。

莫雄作画几乎无须勾描草图：笔随心生，随机变化。先由局部到整体，再由整体回到局部深入，层层推进，直至意满兴尽。他既有着良好的传统中国画修养，又钻研过装饰专业，且对西方印象派艺术有着一份偏爱，所以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如今的一种新婉约派格体，并在画坛上独树一帜。

对莫雄来说，独特的感受与独特的表达方式的相互吻合，是一个永无尽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充分地释放心灵与体验一种自由。

纳凉之一
80cm × 100cm
2008年

纳凉之二
80cm × 100cm
2008年



香冠之一
80cm × 100cm
2000年



莫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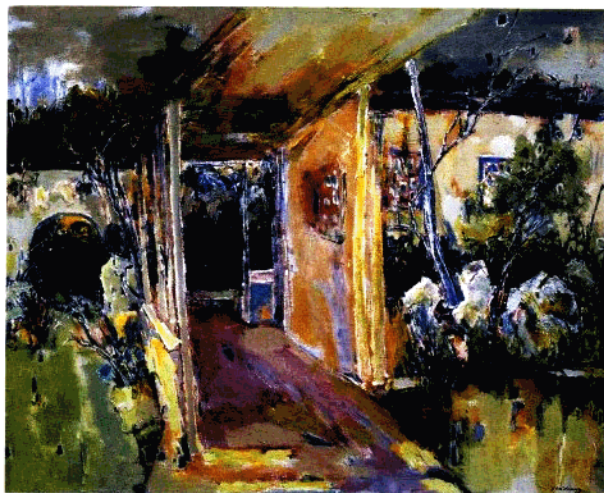


香凝之二
80cm X 100cm
2008年

香庭之四
40x60cm 1999年
200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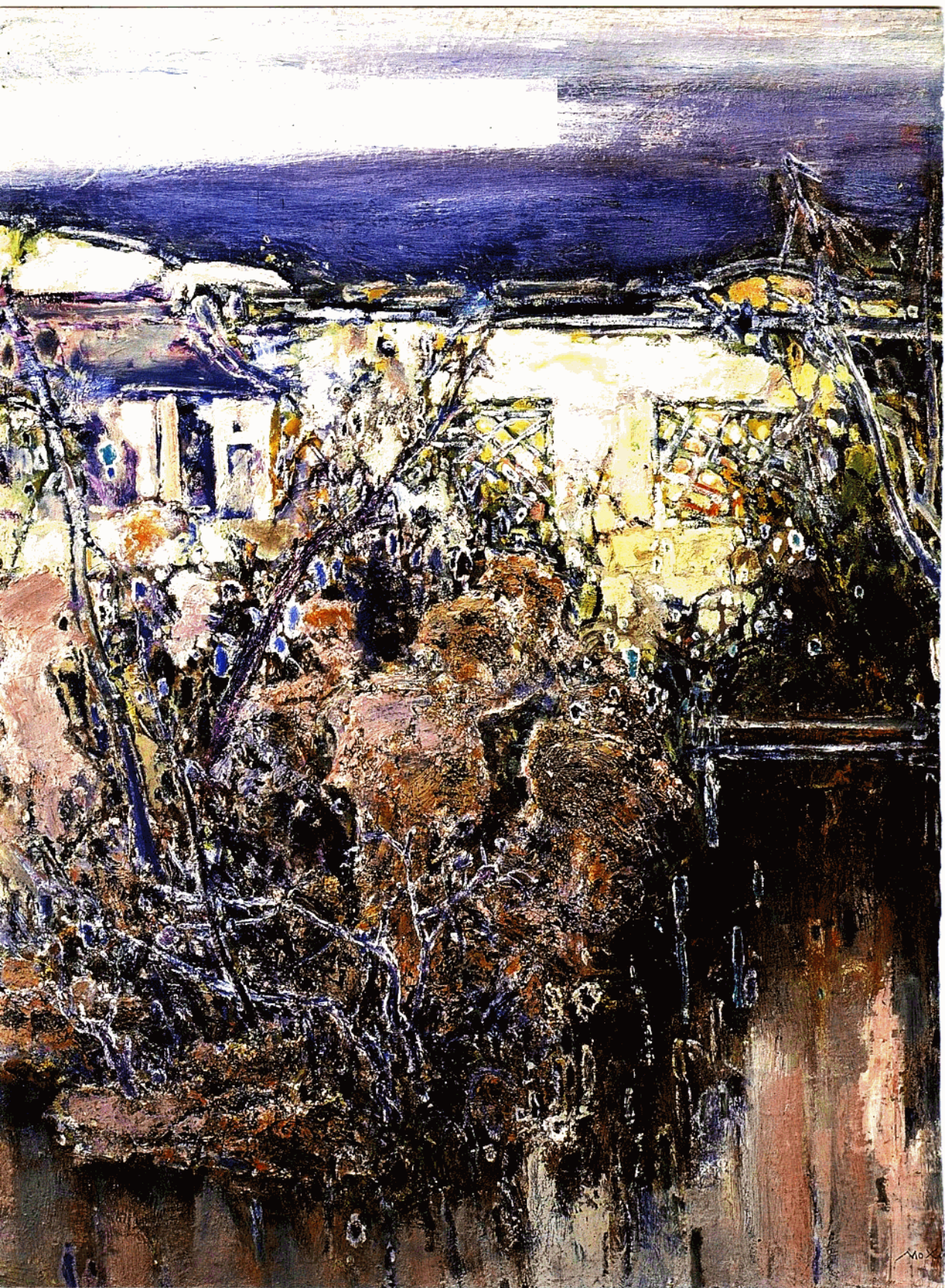


香庭之五
80cm × 100cm
2001 年

香庭之六
100cm × 80cm
2001 年









香庭之七
100cm x 80cm
2002年

香庭之六
80cm x 100cm
2002年



